



雨  
朝  
略

伊5  
2.608  
1







霸略序

春秋者非王者之史。霸國之  
史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然  
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  
其文則史。蓋謂春秋之為霸  
史也。管者周道衰陵。強大相

霸略序

文種堂藏





併若齊晉秦楚代雄張天下  
 於是天下皆知桓文之事而  
 無復知周室之尊者矣孔子  
 生于是時雖遠觀夏殷於杞  
 宋而文獻無徵焉雖近考西  
 周於當今而幽厲傷焉歷觀  
 天下無復見帝王之史典矣  
 僅得虞夏商周典謨訓誥誓  
 命之書而修辭無法例不足  
 據以修帝王之史典也乃以  
 為帝王之史不可得而修也  
 獨有文王有二事殷之文在



茲者焉。天未喪斯文。吾何爲不傳哉。遂取春秋霸史之文。其事雖齊桓晉文。而其義實率天下服事天子者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蓋文王之志。夫子從而明之。所以垂法將來也。我

皇國帝典之修。自日本書紀以來。歷世相續。其傳于今日者。亦不鮮矣。至於數百年前。天步艱難。乾綱絕紐。源平龍戰。天下虎爭。武力相尚。文事



掃地フ

朝廷亦無修史之舉。舉其人間  
編集。平語盛衰記。及野乘私  
記之等。其傳于世者。類皆裨  
官小說。不足視以為史篇也。  
雖獨有東鑑。可充霸史者。文

辭拙陋。收載無識。非霸史之  
正撰。雖然。舍此。則當時事蹟。  
無可以他求者也。是以吾  
神祖方創業之初。干戈之際。  
首

仰有司。雕活字印。東鑑其傳。



于今得見鎌倉事業者實賴  
 此洪德之所致焉耳臣善世  
 謹案春秋合誠圖曰大帝之  
 精起三河之州夫天皇大帝  
 即北辰星也含元秉陽舒精  
 吐光居紫宮中制御四方雖

是圖識所言而  
 神祖之龍興既有見乎數千  
 歲之上焉寔皇天之所命而  
 非人之所能為也故  
 神德之所化天下喁喁猶衆  
 星之拱北辰也自東自西自



南自北。太平之極。由堯舜至  
 於當今。等經傳之所載。見聞  
 之所及。於斯為盛。猗歟偉歟。  
 武備之所具。文教之所致。無  
 一事之不供。無一物之不全。  
 故其在國史。亦已有本。朝通

鑒大日本史。則國史之大成。  
 煥乎其無能加焉。善也。幸生  
 承平文教之時。得游意經教。  
 寓目史傳。私自奮曰。及是時。  
 不<sub>下</sub>宜飽食暖衣。般樂怠教。以  
 與草木<sub>下</sub>生死<sub>中</sub>。辜負<sub>ス</sub>



國家造士之德也。乃取東鑒充底本。可刪者而捨之。以平語盛衰。記及雜記。補之。可收者而采之。雖不敢擬筆削於麟經。而竊欲託管見於兔冊。遂不揆庸虛。起治承庚子。至

承久己卯。凡四十年。勒成一篇。名曰霸略。然而資性譎劣。有華子之忘病。家世武弁。無史氏之文才。加之少小。應武舉。壯大奔走仕途。繙閱日寡。編抄闕多。屬文拙澀。緝錄雜



猥僅成篇而終無可觀也。固當覆將。齧竊自愛。雞肋乃謂漢明少安。虎賁猶能致射。烏辭。況方今郁郁文哉之時。亦安得曰武人不知文辭也乎。遂繕寫不拋棄。雖則不拋棄。

庸詎知載之末年。邪庶幾得質之當己乎。若世之君子。賜筆削。執以俟命。天保六年歲次乙未正月辛酉朔七日丁卯。太田善世謹書。



一 霸略大體每條擡頭舉其題目繫以解題致其  
 原委是編年通例也非敢擬春秋經傳者  
 一人品稱謂因其實而用其字也非充漢國成名  
 者故其稱公者非周家五爵之公也據爾雅曰  
 公侯君也者夫公者有土南面之通稱也孔穎  
 達曰五等之爵雖尊卑殊號臣子尊其君父皆  
 稱為公是禮之常也且夫征夷大將軍諸國總  
 追捕使非公而何迨至足利氏遂稱公方馬爾

霸略略例

一 霸略大體每條擡頭舉其題目繫以解題致其  
 原委是編年通例也非敢擬春秋經傳者  
 一人品稱謂因其實而用其字也非充漢國成名  
 者故其稱公者非周家五爵之公也據爾雅曰  
 公侯君也者夫公者有土南面之通稱也孔穎  
 達曰五等之爵雖尊卑殊號臣子尊其君父皆  
 稱為公是禮之常也且夫征夷大將軍諸國總  
 追捕使非公而何迨至足利氏遂稱公方馬爾



又其書平淨海曰平主父亦非仍趙雍之舊貫直稱為平主宗盛之父者也其餘以士大將為都尉以奉行為宰以目代為監以莊司為土司之類皆是也然而亦非臆構杜撰者故青墓長取之史漢亭長亭長今謂之本陳大炊雖婦女其亭主人也則亦得稱之亭長木曾傳父取之張騫傳布就詔侯之類一言隻字共有證據一源平者姓氏也霸略以配師人乃謂之源師平師乃謂之源人平人與所謂宋師鄭師晉人楚

人之以國配者異矣雖然春秋有王師王人左氏傳言劉師劉人則不必以國配之矣

一公賴朝以公冠名亦古之例也帝堯帝舜王績王猛不稱諡者冠名也

一賴朝之在伊豆書曰公何其大早計也世亂霸興民受其賜故進之也進之也者所以責難於霸君也

右略例舉其一隅以冀讀者之三反耳凡霸略之採摘不一而足摘一辭記一事下一字



稱一物盡有所本據而然雖然今不煩逐一  
 分疏以護我短一任大方公是非詩云他人  
 有心予忖度之是我者其在霸略歟詩又云  
 視爾不臧我思不悶非我者其亦在霸略歟

略例畢

霸略卷一

江都人太田善世編集

公賴朝第一之一

治承四年春正月公在伊豆

經基者清和帝之孫而親王貞純之長子也是  
 為六孫王天德五年賜姓源氏生滿仲是為多  
 田君生賴信是為蓮心君生賴義是為信海君  
 生義家是為八幡君生義親有罪誅死生為義  
 八幡君以為嗣是為六條君生義朝義朝至從



四位下行左馬頭兼播磨守公者其第三子也。母藤原氏熱田大官司季範之女也。初源氏世雄武善騎射有將略得士心多出爲關東諸國守。數承皇命征伐弗率安清之叛換信海君及八幡君居東累年攻城野戰剋定奧羽二賊伏誅。每其軍興關東之豪傑應募者隸幕下。故其錄功行賞皆出於源氏之奏請而恩門故吏之義舊結人心遂自認爲源氏家隸云。公小字鬼武者幼而聰慧有膽量及長沈毅多算先君奇

愛之保元三年拜皇后宮權少進平治元年兼右近衛將監已而補上西門院藏人居無何轉藏人藤原信賴之反授從五位下右兵衛權佐其敗停公見任官是時公年僅十三歲先君授公以家寶劔鎧世子義平公子朝長雖兄而不能得焉於是公謂先君曰坐待敵到不如逆戰衆壯其言及平人攻郁芳門公射殪二人傷一人既而我師敗績公亦東走騎睡而道後獨行到近江過森山遇土人聚執走兵者公劔伐二



言華田卷一  
人衆辟易公乃馳去遇先君使人反尋者而大雪及之衆解甲挺走遂相失公鬢髮伶行良夜深雪俵俵自失躊躇于淺井北郡東江人草野莊司見而憐之遂匿于家明年春雪已消公拜辭去之美濃到青墓依亭長大炊又去適東國過關原遇平宗清止焉平公清盛命散舍宗清家旦暮且害宗清憐之乃欲求解於其太夫人藤氏謂曰賴朝容止溫雅何其性度與吾亡公子相似也公子者藤氏所生家盛也於是藤氏

惻焉視公猶子也欲必救其死懇請不已世子重盛亦爲力請會平公說公之庶母常盤姬納之貸其子牛若等死公亦得減死論流公伊豆錮置蛭島使國人伊藤祐親北條時政領守之是時源亡臣共勸公爲僧以慰平氏之心獨纈纈盛安耳語曰郎君出於萬死實協臣吉夢矣是神之所祐非人力也郎君身自珍重千萬全髮以待時矣公首肯遂行道路觀者皆曰之子神彩非常今處之遠流是何異乎放虎於山公



之在伊豆也。竊通祐親之女生子千鶴。祐親知之。大懼。恐平氏討已。乃淹殺之。欲遂及公賴。祐親之子祐清之救護。逃奔北條氏。又通平氏。時政偽不知。奪而嫁之山本。平氏夜亡。奔公平氏。時政之女政子也。寔世所謂尼將軍。公淹恤在伊豆。韜晦優游。二十有一年于茲。其思顧舊恩。而奉承之者不寡矣。

夏四月壬申。高倉皇子使源行家來下令討平氏。以仁者。後白河帝第三子也。第在高倉。世謂之

高倉宮。性聰慧。有才藝。而以平皇后妒忌。故失愛於帝。年已三十。猶不得宣詔爲親王。居常快怏。絃歌自遣。先是源賴光五世孫賴政。自憂源氏之衰替。不憤平氏之跋扈。然而重盛善尊戴帝室。禮待朝貴。遇諸源亦厚焉。故清盛雖兇暴。而天下無異意。及重盛沒。清盛無復畏憚。兇暴益酷。其二子宗盛爲人頑悖。於是人心頓變。天下螻動。會賴政之子仲綱有良馬。甚愛之。宗盛欲之。使使謂曰。聞子有良馬。願許孤斯須之觀。



焉。意欲假而不歸。仲綱猜之。辭以歌。其意言心  
乎愛矣。遐不來矣。形影相隨。何以遣之。蓋國語  
影駟共同。呼然而宗盛討求不舍。賴政曰。彼今  
威柄陵藉。不可待其命。而況求之乎。仲綱不得  
已。勉強從之。宗盛怒其不卽獻。火印其馬。以仲  
綱置酒大會。牽來庭上。命其僕曰。鞞仲綱。鞭仲  
綱。輒呼曰。仲綱者數也。賴政父子大怒。遂圖平  
氏。自顧力不足。乃欲挾皇子。以舉事。說皇子曰。  
當今清盛威福自由。擅弄神器。陵轢朝貴。殘傷

百姓。法皇山壽尊高。幽愁於離宮。大王春秋鼎盛。廢棄於荒第。大王自顧快於心。與且異時。源  
平爲國之爪牙。而不相上下也。今日源氏爲平  
氏所奴視。常恐揭服役。故諸源心忿。含怒待時。  
者無國不有焉。臣雖衰老。而子姪多矣。家傳父  
祖之弓矢。大王誠能赫怒。欲誅戮逆賊。上解法  
皇之幽愁。下拯臣民之塗炭。則臣請爲王前驅  
矣。然則諸國源氏。莫不響應。踊躍裹糧策馬來  
赴。出死者焉。逆賊伏誅。可計日而待矣。皇子沈



吟久之乃聽於是賴政薦六條公子行家傳令諸源謂我宗子特旨命公公沐浴禮服先拜八幡宮而後拜受王命石橋之戰注之扛首二月五月丁丑平主父清盛以詔殺皇子以仁源賴政死之

熊野新宮別當教真之妻源行家之姊也以故行家常依倚其家臨奉令東行陰報倣師於是那智新宮人密密繕聚本宮別當堪增平氏門僧大江法眼等聞之爲平氏來伐敗焉乃上變

告之平主父大驚追悔曰武人不可行者青道心也往年不殺賴朝致今日之患在今圖之計莫如先事制之迺矯制遣源兼綱光長執皇子兼綱賴政之子也事起倉猝未知出於賴政故使之賴政即報聞皇子走園城寺自率兵赴之乃教寺僧移檄延曆興福以藉助兵一寺許之已而延曆寺岐意興福寺未來於是乎賴政計議曰以寡破衆勝計莫若夜戰今夜出羸弱張疑兵于如意峰遣徒兵縱火於法勝寺三條



河邊則彼必出兵救之。我誘引而致之。岩坂櫻  
本乃馳精銳掩六波羅。其蔑不勝矣。衆從之。獨  
僧真海爲平氏。故執異議。不卽發兵。機已失之。  
賴政見勢不可爲。丙子。遂請皇子走南都。皇子  
連日不息。身心疲憊。困睡不勝。騎馬比至宇治。  
凡六墜。平兵追躡殆及。於是賴政入保平等院。  
步騎不滿千人。扼橋自守。發板存架。丁丑。曉霧  
大起。遠近黯然。平知盛重衡等二萬餘衆直馳。  
橋架銜尾相隨。入河水。溺死者二百餘人。於是

兩軍夾河相射。渡邊族及僧俊長但馬明秀等  
所射殺平兵多。已而東西相進。以爭橋。但馬迥  
進。平兵射之。叢鏑亂發。但馬輪眉尖刀自扞。終  
無能傷。兩軍貽駭。呼曰。伐箭。但馬明秀亦進射。  
房二十四矢。殪十二人。傷十一人。而舍一矢。猶  
進。走橋架若平地。短兵相接。又殺十餘人。傷數  
人。於是矢盡。刃折。僧一來見之。自後免躍跳過。  
格殺鬪死。凡二人所殺平兵八十三人。云。是時  
源軍數乘勝。平兵死傷甚多。又擠溺死者七十



餘人衆退縮無敢進者。源兵舉手邪揄欺侮招之。都尉藤原忠清見之曰。橋戰難矣。雨水深矣。今我分軍從他道。邀其走路。擊之則若何。下野人足利忠綱大怒曰。今敵在目前。還從他道。是避敵也。非擊敵也。東土習性。間水見敵。不問深淺。遂以其屬三百。直絕大河。大衆從之。人馬相助。平軍悉涉。既濟。大戰于平等院。賴政督戰。將士死鬪無不一以當十。然衆寡不敵。士卒先後戰歿。兼綱已格死。賴政亦左膝傷乎矢。知事不

可爲。迺入白皇子曰。事勢至此。願大王走南都。可假以濟大事焉。臣請將止死皇子。因垂泣與訣。賴政迺出。更整厲射敵。平兵又弊。多矢盡。迺還。謂左右曰。吾爲天下首舉義兵。事雖不成。而更無遺恨矣。顧謂渡邊唱曰。汝免吾首。遂從容自裁。年七十七。於是乎唱到而繫石沈之。深水仲綱宗綱仲家仲光及徒屬皆死之。其臣盛兼到仲綱而藏其身於佛堂之下。以其首免皇子已跳身。逝至於光明山下。中流矢而薨。從者數



人皆死之。獨傅父之子宗信隱死於水中。而苟免。前是者重盛有事。詣中宮白。乍見一蛇。恐其驚宮闈。徐捕而袖之。出而呼六位。時仲綱爲衛府藏人。乃進受蛇。使放之牆外。明日重盛贈仲綱被馬裝刀。手自爲書曰。昨日之容止。猶觀還城樂物。雖非爲美。謹進一匹。一ロ聊表微衷。仲綱報曰。寶劍良馬。謹拜受。芳志所致。敢不感激。宗盛不肖。挑怨速禍。亾滅身家。自取恥辱。賴政之赴園城渡邊。競留而不從。以詐給宗盛。取其

良馬。馳奉仲綱。仲綱大喜。卽髻落尾鬣。亦火印之以平宗盛入道五字。夜中陰遣人放之。其門內宗盛大怒。購賞以生致競。而弗獲。平等之戰。競大殺平兵。及賴政歿而不旋踵。遂歿于敵。善世曰。曰以者。綺詔也。兩下相殺。死者無罪。則兩稱名氏。討逆賊而敗死者。曰死之。夫高倉皇子之事。不可謂無嫌也。且其令曰。尋天武之舊。期卽位之後。由是觀之。其爲反明矣。然而當是時也。清盛凶悖。幽上皇害朝臣。殆有不測之變。



焉。固神人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者也。而況皇子乎。於此有人焉。乍見君父之難。卽蹶然起救之耳。不問其他。若夫畏縮脅息。側視不動手。是豈有人心焉者。所能忍也哉。意者皇子與賴政之舉。當時情勢。蓋出於不忍矣。爲之辭者。或浮屠無識之人。妄言浮辭。不知名分之關係。使人蒙千載不明之冤也。至于如此。嗚呼。皇子自溫雅游間。賴政武人。闇於大理。雖其志在尊君父。討亂賊。而偏任其情。不顧文義。遂至於不免天

下後世之疑者。可不歎哉。可不歎哉。昔者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及其歸入于絳也。春秋書曰。晉趙鞅歸于晉。夫歸者。出入無惡之辭也。故說者曰。此叛也。其言歸何。逐君側之惡人。君子誅意不誅事。吾今書以無罪之辭。此亦所以觀過斯知仁也。

六月癸未。平主父清盛遷帝都攝津之福原。甲申。車駕入福原。清盛幽法皇於平教盛第。

叡山南都。邇在京宇下。寺僧輒入。猾亂轂下。清



盛常患之。五月庚辰卒。下命以來。月甲申遷都。朝野驚鄂。已而更以前日癸未。於是人皆大駭。迷惑失度。是時宮室未成。帝居平賴盛第。上皇居清盛第。法皇幽于丈餘板屋。南向設一戶。上乘輿食。一日止。御耳人謂之牢御所。

秋七月甲子。法皇使藤原光能宣詔。公討平氏。先是顛僧文覺有罪。流于伊豆。時與公往來相慰。一日謂公曰。平氏有一小松。而今已僵矣。此亦天亾平氏之時也。貧僧相源平之人多矣。無

如君相。君盍乘此。幾舉義兵。以誅平氏乎。公以靖天下之難。私以雪父祖之恥。而威加四海。富有天下。盛德大業。不亦美矣乎。公大驚曰。師父安得妄言。弟子欲報德。日誦法華。以幸池尼。冥福。不知其他。文覺怒曰。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公子疑吾言乎。乃出一髑髏。而示之曰。是爾考頭顱也。嗚呼哀哉。平治之亡。塊然獄下。有誰收者。貧僧獨哀憐乞之。獄吏掛在頭項山山寺。寺周遊以祈冥福。二十餘年。吾



於先君弗爲無德矣。於是乎公不覺掩涕者良久。慨然投淚曰：賴朝承嚴譴在茲土，傾側跼踖，猶恐不免。今又生事，是自求禍也。文覺曰：盍奉皇命起事矣。公曰：天命何自而降？文覺曰：是易致耳。貧僧爲公煩一行矣。公笑曰：師父躬且猶不閱，況違他人乎？文覺曰：爲躬則不可矣。爲人請之，何不可之有？往來不過七八日，必奉皇詔而還矣。遂行。陰之福原詣御所，因光能奏曰：佛豆流人賴朝願得蒙聖慈德音，曲赦賜皇命，則

募關東義舊討平氏罪，靖國家難，光能以聞。法皇大喜，許之。果八日而還。公乃盥漱朝服，三拜執首，以受皇詔。石橋之戰，錦囊盛之以縣頸云。善世曰：皇詔之事，人或疑焉。然而世之言源平之際者，多徵之平語盛衰記焉。事載見二史，則亦有不可固執有無而二者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今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而以成錄倉新造之美云爾。

八月丁酉，遣北條時政將兵伐山木，誅兼隆及其



黨堤信遠。

初三善康信之從母公之乳母也。以故康信與公情好相厚。每月三度遣人來報京師消息。於是來告曰。平氏欲盡殺諸源公。乃決意陰使安達盛長收集義徒。盛長又薦京人藤原邦道。英爽風流。公遣游山木兼隆說之。留宴數日。邦道竊圖寫其地形而還。公與時政展覽計議。工藤茂光土肥實平岡崎義實宇佐美助茂天野遠景佐佐木盛綱加藤景廉等。竝同義謀。將用丁

酉起事。戒衆曰。丙申來聚。丁酉日中。佐佐木定綱兄弟猶不來。公謂渠父秀義與澁谷重國相親善。重國今名在平氏。恐事漏洩。日昃乃來。定綱經高敞甲羸馬。盛綱高綱涸兵徒行。謝曰。遇雨水洪漲。公熟視淚下。蓋自傷源氏之衰替也。乃令曰。衆旣聚矣。何俟明日。吾成敗卜於今夜矣。三更衆方起。時政曰。今日三島神會。士女羣詣師。若出於大路。恐人怪我。若由蛭島路。其可也。公曰。今吾始舉大事。事宜正大矣。邪路小徑。



何之由乎。行矣。師勝。即舉火。師已行矣。公族於  
軒下。久之。火不起。令人緣木而不見。於是命景  
廉盛。綱。堀。親家等。赴助。公親自取眉尖刀。賜景  
廉。曰。卿等其斬兼隆而反。三士受命。即行至。則  
力鬪。果斬兼隆。遂縱火燒山木而還。師始出行。  
到肥田原。時政謂定經曰。堤信遠驍勇過人。近  
處山北。而佐兼隆。今不遂除之。則後難圖也。公  
等兄弟往掩殺之。定經等乃分兵攻堤氏。是時  
明月亭午。如白晝。主客決戰。經高中矢。定綱高

綱奮鬪遂斬信遠

善世曰。霸之與王。名位雖異。而其道則一也。蓋  
王者往也。天子躬親。萬機奄有天下。德澤流通。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代天以子。養下民。天下所  
歸往。謂之王焉。霸者把也。王綱絕紐。天步艱難。  
諸侯反叛。下民墜塗炭。於時討伐不庭。并有邦  
國。奉戴天子。赫耀威德。上安王室。下救黎民。代  
天子把持王政。謂之霸焉。古之人有行之者。文  
王是也。故其於周也。其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



城言周文之爲公侯也。其於殷也。其詩曰。魴魚  
頰尾。王室如燬。言殷紂之爲天王也。孔子稱之  
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  
至德也已矣。若夫桓文之霸也。其功烈雖汗而  
卑。猶孔子之所仁。春秋之所美。霸之時。義大矣  
哉。然而王者經而易。霸者權而難。在乾之九四。  
或躍在淵。夫居乾道。乃革重剛。不中之位。上不  
在天。下不在人。其爲多懼。或疑。事之難處。莫與  
大焉。蓋霸者當之矣。霸之時。用難矣哉。是以雖

有湯武之德之美。而猶不能終處之。至乃放伐  
焉。蓋孔子之所不取也。故曰。未盡善也。夫孔子  
之志在春秋。則觀春秋。而其志可見矣。書曰。公  
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  
于洮。說者曰。王人卑者也。其先諸侯者。貴王命  
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  
室雖衰。必先諸侯。是孔子之志也。孰謂放伐無  
慙德乎。然則文王之有。二不以泰乎。否。不然。請  
譬之。鯤鵬之翼。水擊三千。搏風九萬里。負青天。



乘積氣而後乃南冥可圖矣。雖有造父之才而不得牧與芻豈能致千里哉。由是觀之文王之有二非貪而取之者勢不得不然。易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此之謂也。

巳亥初下教奪知親蒲屋宰而尉安其民。

知親者兼隆親戚知蒲屋暴虐於其知邑公初政命藤原邦道奪之宰。

是夜夫人平氏避兵於走湯山。

時屬軍興公命邦道昌長等奉夫人匿於走湯

山僧房

庚子公次于土肥以俟三浦族癸卯軍于石橋山。大庭景親等來戰于石橋山我師敗績公逃杉山。甲辰遂走筥根。

相摸人大庭景親俟野景久河村義秀等爲平氏將三千餘騎與我軍俱臨谷而陳伊東祐親以三百騎軍我後山而我纔三百騎耳。是日三浦族應接我到丸子河上放兵燒景親等居景親遙望見其煙曰今日巳薄莫而戰不可待明。



日。明日。則彼必來助矣。乃前突我。我士殊死搏戰。眞田義忠馬逸無繼。逢景久相搏。景久處下。義忠騎掉到之。不殊。景久大號。長尾爲宗聞之。來助。義忠蹶之。爲宗卻顛數步。義忠嚮者殺。岡部不抵而復刃。於是血黏不脫。及爲宗弟定景來并力。遂被二人所殺。武藤某豐三某等數人交格戰歿。敵遂乘勝我衆敗。血時風雨大至。景親追公甚急。飯田家義雖在敵軍。而心爲我。亦見公窘。與其徒六騎倒兵馳。冒平軍。遂脫。公甲

辰黎明。公逃入杉山。景親追躡於山上。加藤景貞。光負。景廉。大見。政光。實政。天野遠。景光。家堀親家。助政。宇佐美祐茂。佐佐木高綱等。推鋒爭死。公亦迴騎自射。殺傷甚衆。矢盡。景廉牽公馬而走。敵迫於數步之間。高綱。景廉。遠。景等及時政父子。且格且走。公僅而免。工藤茂光自殺。北條宗時中矢死。士無能屬者。已而景貞。光負。景廉。祐茂。親家。實政等。求得公於山中。公立。僵木上。獨土肥實平。劬而立。君臣相見。大喜。實平曰。



公等皆去矣。衆則不可。君而一身臣必保無恙矣。公與衆皆不聽。實平曰：今日別離，後事可集。分手圖功，無重獲無爲。於是相泣訣。公匿隱於深山。景親尋公至于居所。梶原景時嫁情於公。給曰：此山不見人迹。牽景親手，他迹。公平生奉佛。臨陣猶戴觀音於髻中。至此舍之。巖窟實平訝之。公曰：敵取吾首而見之，必謂此非源氏。大將軍所爲矣。時政既後，求公於山中。旬晚乃來見於公。已而出。遇管根山僧行實，使其弟永實。

尋公奉饋曰：公已歿。永實曰：然則君盍死矣。時公政大笑爲見之。是時公餒甚，一飯不啻千金。遂以永實爲鄉導，間走管根。初源氏德於行實，故行實竭力于我。

善世曰：夫闇者可發而令明，愚者可教而令知。既明且知，何以加焉。公賴朝已知奉佛之非禮，人言之可恥，斯明且知者也。然而終身從其非禮而不恥，斯無所用恥之人。反不若愚闇之有待焉者，何不然之甚乎。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



艱信哉

乙巳甲斐安田義定與俟野景久戰於彼志太山。景久敗走。

景久以駿河監播遠茂師將襲甲斐源氏。甲辰駐軍于富士山陰。夜中鼠齧弓弦。明日遇義定及工藤景光其子行光市川行房等。赴我軍與之接戰。景久軍無長兵為敗走。

公還土肥。

行實弟良暹為山木兼隆門僧。欲為報仇。圖公。

永實知其謀告行實。行實曰。景親助之。則實難矣。公還土肥。

丙午武藏人秩父重忠攻三浦。衣笠城中力竭。義澄等委城走。丁未城陷。義明死之。

三浦義澄在丸子河上。聞石橋之敗而還。遇秩父重忠軍於由井濱。擊破之。於是重忠率河越重賴江戶重長等三千餘騎。以攻衣笠城。兵四百五十三人。竭力禦之。介守不救。城將陷。義澄請奉其父義明而走。義明不聽。曰。我為源氏遺



老幸遭其再興何喜如之今予行年八十餘殘日無幾致朽身於主君遺榮祿於子孫不亦善乎往汝等契闊事公死生以之勿顧我矣衆苦請深切義明怒而逐之義澄等憂懼不知所出號泣隨之已而義明大張疑兵留而守死善世曰三浦氏之子雖從其命而棄父祖於必死之地舉族以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夫公之成敗非獨待我而然為非獨待我而然者棄獨在我之尊親者獨何心哉然則其處之何

如矣古人有言君父師唯其所在則致死焉雖然是亦義明有罪焉夫為人父祖者使其子孫易處事斯父祖之慈也今迫于子孫令處不孝之地而欲已獨專美是焉得為慈為之子孫者不亦難乎且夫衣笠素非受公命而守者則雖許子孫而圖後功不效死守亦可也加藤景負之子光負景廉匿其父於走湯山中遂行求公

景負與其二子絕糧于宮根山中三日病莫能



興謂二子曰。吾老矣。餘日索。汝今棄我。尋公毋與我俱死也。二人啼泣弗從。間關奉父走。走湯山。安置拜辭而去。

戊申。公走安房。己酉。至平北郡獵島。時政義澄義實。近藤國平等皆來會。

實平命土肥人貞恒。檣公從真鶴崎。杭走安

房。

然景亦葬即宜罪焉夫為人父母者與其子孫

霸略卷一終



